862
15
15

困學紀聞

七

公羊　穀梁

論語　孝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15

困學紀聞卷之七

後儀　王應麟伯厚甫

○公羊

漢武募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大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說非公羊之言也蕘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監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絶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絶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一日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万世無疆之統則亦有万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議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溫之徒也其可廢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制其出于此歟東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公羊以爲姜氏譏漢之士猶無二名者用致夫人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厥罪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音初爲反與衰差也）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荀將踊爲詐戰徃黨徃殆于諸累恢如昉棓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疾爲戚麇爲獐漚曰湊椎爲終葵手足掔爲骹全菹爲芋祭爲墮題肩謂擊征滑曰瀡相絞訐爲

掉磬無髮爲禿揭穅爲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疆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喜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

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
叔向不議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
除而遠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
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
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古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沕當爲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
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
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
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
曰中土

秦自敝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
自殺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
後秦爲楚役

伯宗攘童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歩
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
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刘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爲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戚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戢而使石尚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

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釋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其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淑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蘓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盖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

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語孟子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悌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曼子馬知禮則擅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狀與曰吳伐魯衛虎欲霄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狀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爲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悌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欲去喪之踊孺子讌之喪

哀公欲設擾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考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人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

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田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儐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錯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未故曰其或繼周皆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因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

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塵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棠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棠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棠淄川侯俱列從祀棠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

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舞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載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絶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絶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爲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云洪引顔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消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佚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關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亂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顔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从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紃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紃帛之紃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絲字古緇以才爲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紃帛釋文云紃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手詩箋云士妻紃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三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緅

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嚴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雅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致堂胡氏曰直躬而吕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傳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言無所用之心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稿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産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曰武王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子之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上云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義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眎世俗殉利亡耻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花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句）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又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泪其心也閔周者忝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感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繹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大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

夢前宰輔以大學所上言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蘓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掾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誰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王傳福可求乎賈損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貴安貧賤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王克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曰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爲師史而不足以爲師

刘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亦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寘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大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議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猶爲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焉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予之劃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

（狄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攻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

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病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智書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帝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子之間不責善朱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荊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

所載列語亦無之近世所傳列語以五字入二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万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以致敬致嚴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潮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斆教字郭昭卿字指作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章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彪傳注二

用多誦而不行乎藉綿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万卷不如盛綿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即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

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昭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豈極末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勇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10686

困學紀聞 卷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